

上帝的 儿女们

张资平著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张资平著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THE VIGILANT VALL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的儿女们/张资平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ISBN 7-80646-879-X

I. 上…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830 号

责任编辑 曹 木

装帧设计 姜 明

书 名 上帝的儿女们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1

字 数 232,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79-X/I·490

定 价 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918322

作家文库·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总序

◎ 吴士余 臧建民



文学是合着时代节拍的图像书写。人们常常将它视作社会与人生的审美记录,作家对生活体验与思考的写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构建着互动式的关联。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制导,还是作家个人化书写的追求,人性的、情感的、欲望的体验与审美,总离不开直面人生,离不开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与生活真相的真实叙事,由此,文学给人一种人生启示,一种审美想象。五四新文学是如此,当代文学书写亦然。多元的文学形象以它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昭示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探索、积淀与成熟。

若把中国文学创作置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不难发现,20 世纪的 30—40 年代、50—60 年代、80 年代曾出现过三次文学高潮,文学发展的周期性常常与社会变革和转型同步。处在这个历史坐标上,上海作为文学创作中心之一,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注重书写个体性的文化传统更是构建了上海文学独特的海派风格。当上海融入世界国际大都市行列之际,文学书写会溢满着新的活力和文化张力,它将作为当代性文化的一翼呈现着持久的魅力。由此,策划、出版《作家文库》则是上海作家和上海出版人不容推辞的责任。

当然,编撰《作家文库》不同于 1930 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它无意构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史,不拘泥文学



的经典与前卫,也不刻求作品的史诗效应和完美的审美艺术欣赏价值,不充当评判者将作品视作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派生物,只是希冀通过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和个人化叙事展示不同时代的作家群体汉语书写风格以及他们对文学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自觉。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出版物毕竟要寻找较广的读者群,适应大众的阅读体验,因此,编撰、策划《作家文库》要注意自身的市场消费效应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思维向度。有鉴于此,编入《作家文库》的作品将顾及文学书写的诸多文本(如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理论等)和多样化的文学风格,既关注前卫的文学探索,也不偏废青春、网络的书写文本;文学经典与大众阅读兼融,名家与新秀共存,通过主题性的书系(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系”、“新生代作家书系”、“上海纪事”)编撰,展示中国作家(尤其是上海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书写的本色,以及作家对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审美追求。

我们相信,经数年努力,在上海拉开世博会序幕之际,《作家文库》将向海内外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硕果。

2005年10月

前言

杨 义

进入20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观念革命,在这场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革命中,中国传统那种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彻底让位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以承认文学价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并在一种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全面改写了受传统观念支配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坛秩序。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在传统文化中一向处于低位的小说、戏曲,一跃摆脱了它的通俗地位,获得了与诗文一样的文坛正宗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虽然提升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却并没有取消人们文学观念中高低雅俗的对立。尤为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作为传统通俗文学代表作的《三国》《水浒》,在胡适、鲁迅一系列著述中得到空前评价的同时,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的章回小说,却被贬为“旧派”,在一种新的新/旧、雅/俗的对立秩序中,被放逐到了新文化的下层和边缘。因而,在以新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叙述中,所谓“旧派通俗小说”,很长时期以来,所处的一直是一种被批判,或被有限承认的地位。

这种局面的造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其所从衍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完全割断与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的一面的联系,它的基本格调,它的叙事模式,承载



了过于沉重的旧文化信息；它的商业化生产方式，它对文学娱乐功用的过度张扬，又使它与近代市民社会文化平庸的一面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横的移植”特性，也使它价值判断，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某种新的倾斜。说透了就是，通过文学革命获得现代“纯文学”正宗地位的小说、戏剧，除了在文学史的领域内外，其实指的主要都是来自西方的新东西，新文学价值观在中西、新旧、雅俗，这几对矛盾的概念间的，实际发生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纠结。而这从根本上也和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思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新文学早期对于旧派通俗小说的批判，在现代文化转型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批判的另一面，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低估了它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抑制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可能，以及中西文学叙事方式融合成熟的历史过程。因为，即使是撇开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中可能具有的积极面不说，仅仅就形式而言，它也自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民族和民众审美心理的稔熟和了解，或许正是许多新文学作品所缺乏的。像老舍、赵树理、张爱玲等作家，更不必说台港的金庸、白先勇等作家，都从传统文学甚至民国通俗小说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审美启示。连茅盾的《子夜》直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叙事境界，也与取法传统章回小说的描写笔墨，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然而，说到底“通俗小说”毕竟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譬如五四时期备受抨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国初年直到“五四”新文学兴起的一段时间里，就曾占据了文坛很重要的地位，而像李涵秋《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一类的谴责小说，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类作品沦至末流，自然有许多可加批判的东西，其媚俗，其庸滥，其冗长，其松散，都足败坏阅读口

味,但就其精彩的一面而言,也有许多引人动情、启人思考的东西。尤其是,它们在叙事技法上的某些新尝试,更给现代小说走向它的更为成熟的形态,积累了积极的经验。

“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 1919 年,1921—1923 年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两次批判,这类小说似乎大有被逐出“文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就新文化阵营和新文学“文坛”的情况而言,由于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比较贴近大众文化趣味,在社会文化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市民社会,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又与新文学的发展之间开始发生一种双向渗透的复杂过程。20 年代后期,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分别将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两路推向成熟的同时,分别继承了中西文学传统的历史演义、侦探小说,也在蔡东藩、程小青的笔下结出了硕果。而在整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分别以北京、天津和上海、苏州等地为中心,通俗文学南北互动,相促相生。李涵秋、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赵焕亭、刘云若、顾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郑证因、白羽、王度庐……一连串名字,贯连起的是一部部给民众生活带来无数快乐的通俗小说的畅销不歇。受到新文学批判、挤压的通俗小说,在发挥着传统写法优势的同时,也在悄然向新文学学习。也正因此,我们就既读到了像《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这类笔法诡异奇绝的超现实梦幻描写;也读到了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这样可资雅俗共赏的作品。而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 20 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 年代的徐讦、无名氏,以及 40 年代解放区文艺中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们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是“杂文学观”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其存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第二步,是“纯文学”的时代,其核心在承认文学的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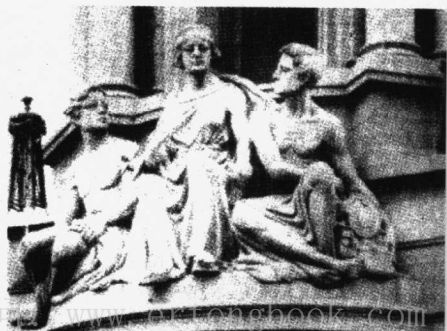
立价值,这一时代从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起,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第三步,是“大文学观”的时代,它是一种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蕴含着综合思维的形态,既汲取了“纯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和理论长处,又试图在看取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的基础上,超越在文学“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这个时代随着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到来,虽然影响还不及前两种形态,但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所决定的新文学观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三世说”。在这种观念看来,文学观念的进步,必然促动人们在看雅俗问题时,取一种更宽容、更辩证、更有益于良性文化生态形成的观点。无论是从满足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叙事审美心理的角度看,还是从适应正在到来的都市时代市民文化的多重需求角度看,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积极的启示。重新阅读它们,也就不能只看作一种赏心悦目的文化消闲,而更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反刍活动。当此之时,推出这套《中国通俗小说书系》,必将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2005年7月

上帝的儿女们

礼拜堂里面的光波透过玻璃窗，向礼拜堂外的黑暗世界里辐射，像是对这个黑暗世界里的一群愚鲁给以一种启示。合唱的歌声和风琴音联合着构成一种振幅极大的音波，也在暗空中强烈地振动，像当天使临凡时高唱的歌声。

噫！一切都过去了！我太顺从了他，此刻他厌倦我了！……她们也要像我一样和他陷于这样的关系吧。一陷进去后，是无法解放的，或许也是终生无解放的可能。





吃过午饭后的温度，像得了加速度，突然地增加起来了。壁上的水银柱升腾至九十多度。面西的廊下，——瑞英从今早至午饭前，拿着一本新旧约合本圣经在那边读的廊下，——也渐次地给日光侵蚀了去，再不让瑞英在那儿读书了。她拿张竹席子铺在面南的一间房子里，半歪半倒地坐下来，再翻阅她手中的圣经。她是有意识地在翻读“撒母耳”下篇第十三章。

……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有一个同母的妹子，名塔玛，相貌甚美。大卫的儿子阿侬爱她。他相思这位异母妹，终致成疾。塔玛还是处女。阿侬知道难与她亲近。……

瑞英读到这里，觉着自己的体温又增高了些。她想，何以处女便不容易给人亲近；跟着她又思疑，何以圣经的作者竟把这些



事情写得这样露骨，这样大胆。当然她要继续着往下读。

……阿依有一个相好的朋友，名叫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是大卫之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问阿依说，王子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阿依回答说，我爱我兄弟押沙龙的妹子，塔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卧在床上装病，你父亲一定来看你，你便对他说，“求父亲叫妹妹塔玛送饭来给我吃，叫她在我面前准备一切餐物。……

瑞英有些心急，不耐烦去读这些文章，跳了几行，她再从第十节读起。

……塔玛拿着饼给他吃，他便拉住塔玛对她说，妹妹，你来和我同睡一忽，塔玛说，哥哥不要玷污我，以色列人中没有这样行为的，你不要做这样可耻的事，你若玷污了我，我将来何以掩遮我的羞耻，人们也一定以你为以色列人中最愚妄的人，你可以求王，王一定答应你娶我的。阿依不理她所说的话，强侮辱了她，和她同睡了一忽后就恨恶她了，恨恶得比先前爱她更甚，对她说，你起来，滚开去吧。塔玛说，你赶我走么？你此刻所做的事比刚才所做的事更为丑恶了。……

瑞英读了前一段，双颊发热地兴奋了一会后，但读到后段，也跟着塔玛恨起阿依来了。她想阿依完全是一个始乱之终弃之的轻薄男儿的典型。她又想，处女一失掉了最后之夸时，便是不值钱的了。于是她又暗暗地自警惕了一会。

她掩了卷，正在痴想，同时感着周围的热气实在是逼威得她

有些喘气不过来，她有些疲倦想睡了，正在盼望不时会吹过来的南风送她入睡乡去，恰恰这时候她的兄弟阿曷疯疯癫癫地跑了进来，拉了拉她的手，不让她睡下去。

“自己是塔玛时。他便是阿依了。”

瑞英看见她的弟弟，当时便起了这样一个幻觉。

“我不怕痒的，任你摸我身上哪一块都使得。”

阿曷的双手像在学校的体操场上练柔软体操时作双手向侧平伸势，他跪着在他的姊姊的身旁让他的两个肩膀窝儿给瑞英摸。但她不理他了，仍旧倒下去。

她枕着一个朱漆皮枕，侧着身尽向着阿曷笑。她的双腕紧缩着贴在她的胸口上，保护着她的肩膀窝儿和胸部。她真有些怕不解事的弟弟再伸手过来。

“真的，你身上无论经哪一块都不怕痒？”

瑞英痴笑了一会后，像敌不住午后的暑热，额上微微地出了些汗，双颊更加发赤地对阿曷这样说。

“谁说谎么？真的！”

阿曷把头一歪，向他的姊姊点了点首，他更凑近一步，仍向两侧水平地伸出他的双手。阿曷今年十六岁了，虽然比他的姊姊小五岁，但在生理上已经充分地起了变化，爱慕异性的程度，快要赶得上他的姊姊了。

阿曷不提防他的姊姊会这样不谨慎，只一刻工夫，他的脸也和他的姊姊的一样地红涨起来了。

“那么，姊姊身上也还有更怕痒的地方。”



阿曷脸红红地笑着说。

“什么地方？”

瑞英笑着问。

“你看！”

阿曷的手和口一齐动作起来了。

“很深很深的，深到人家看不见的地方。”

他涨红着脸这样说了后在狂笑。

“……”

瑞英惊得从席子上一翻身站了起来，满脸绯红地，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她只呆望着她的弟弟。她真没有预想到阿曷竟这样的顽皮。过了一忽，她骂他了。

“讨厌的小孩子！不懂半点儿规矩！”

她半笑半恼地说。

“怎的？”

“不要胡闹了！”

“我没胡闹！”

阿曷忽然脸色正经地回答。

“坐着正正经经地说话不好么？”

她实在孤寂得害怕了。她多时就希望阿曷会常常来和她谈，解解闷。

“……”

他真地盘着腿坐下来了。

“告诉我，今天早上到礼拜堂里的人多不多？爸爸吃午饭的

时候，像很欢喜似的。今天礼拜堂的献金恐怕比平时的多些吧。”

“今天不是轮着我拿钱袋子。”

教会的习惯，每星期日做完了礼拜向听众募捐时，用一口或两口钱袋拿到各人面前，要人丢钱进去。

“谁？”

“红毛先生的女儿，蓝眼睛，金丝发。她的父母要叫她出来出出风头，好等他们称说她漂亮。……我真讨厌那些红毛鬼，他们总是把中国人看做低一层的人类。”

“他们是做教会官，借宗教吃饭，都是伪善者罢了。”

“最讨厌的是叫大家静默着低下头去听他一个人祈祷。这套把戏早失掉了大家的信仰了。大家都是为吃饭问题，无奈何表面装作信从他罢了。”

“那末，爸爸还是一样的伪善者？”

“当然！”

“爸爸今天早上是用什么题目说教？”

“你上半天为什么不到礼拜堂去？此刻才来问这个，问那个，老子懒得说了！”

阿曷打了一个呵欠，真像有点困倦了。他闭着他的双眼，也歪倒在席子上了。

“你不愿意说，我也可以不听。”

瑞英也不顾忌地重新倒下来，背着她的弟弟躺下去，仍然拾起那本旧约圣经在读。

